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10月23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刘小宁

□郭丹东

记忆中母校的风

一阵冷风吹过，让我想起大学校园的风来。提起母校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那儿的风了。

每到秋冬季节，校园就刮起大风，不分晴雨天。刮风而没课的下午，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。每到那时，我们就躲在宿舍里，关好门窗，坐在柔软的床上，盖上厚厚的被子，支起小桌，或预习课本，或写作业，或看电影，静静陪伴，互不打扰。窗外，风呼呼地嚎叫；窗内，我们缩在小小的空间里，屏蔽了外界的所有压力，安全感十足。

学校里最神奇的是图书馆两旁的路，一年四季都刮着大风。春夏的风凉爽，但秋风却透着一股秋季独有的气息，微微潮湿的空气中有着恰到好处的凉意，夹杂着远处飘来的丰收的农作物的清香，背靠着路旁建筑物内磅礴浓厚的书香气息，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。我每次去图书馆的路上，总会看到穿着各种各样衣服的同学们，无一例外地缩着脑袋，夹着胳膊，弓着背顶风前行，那背影像极了课本上《套中人》的插图。如今那些同学身在何处？是摆脱了生活的层层桎梏，还是在生活的“套子”里不得解脱？我不得而知。

最艰难的是每周二下午第二节课，我要在第一节课下课后，从东校区的最东面走到西校区的最西面。此时天往往已经黑了，风更大了，我顶着狂风艰难地行走。路过食堂，迎面而来的其他专业的同学早已下课，有的已经提早吃过晚饭，悠闲地走在路上，让我羡慕不已。

风吹在我脸上，感觉像被小刀割出了点点伤口，发型也被肆意揉成一团，等进了教室，好像刚刚在外面打了一架一样。我顾不上整理，立即找个座位坐下，因为这是最难的一节课，老师喜欢随机点名提问，我必须尽快

做好准备。下课
后，我们又在黑暗中
中顶风去食堂吃
饭，那时很多打饭
窗口都已关闭，我
只能买一个凉飕飕的烧饼凑合一下。后来，每当我在夜色中遇到狂风，那段在黑暗中顶风去上课的时光就会重现，虽然艰难，但更多的是怀念。

校园的风力气很大，和它相处久了会很累，因为它强势，力量从四面八方包裹着你，你的生命力很难释放。和它相处又不累，因为它不藏着掖着，透明澄净，你一眼就能看穿它。

有一年深秋，一个男同学从另一个城市赶来找我。为了好看，我穿了薄薄的毛衣和羽绒马甲赴约，被大风吹得瑟瑟发抖。男孩问我：“你不冷吗？”我咬牙摇头说：“不冷。”他的下巴缩在防风衣高高的衣领里，淡淡地答了一声“哦”。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那天，我带他逛了校园，身上冷得起鸡皮疙瘩。终于送走他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们的联系此后也没有变得更加频繁。我想，冥冥之中是风替我们作了所有的决定。

唉……我真想再回一次母校，吹一回那里的风啊！我想漫步在那条熟悉的小道上，让风拂过我的脸颊，带走岁月的尘埃，唤醒心底最纯真的记忆。在那里，每一缕风都承载着欢笑与泪水，每一声风吟都是对过往时光的温柔呼唤。

撤回了一段说教

□马海霞

侄女晓珂参加工作后，经常跟我吐槽公司这不好那不顺。从学生变成“打工人”，和社会需要有个磨合期，我并没把她的话当回事。一次，侄女又在微信上跟我发表长篇大论：“今天累得差点儿噁了，同事请假，两个人的活让我一个人干，忙到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，下午我就撑不住了，累到胸闷……这活干得够够的，我明天就辞职！”

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侄女的负面情绪爆棚，看来这次情况很严重。我赶紧回复她，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。侄女回复说：“回到宿舍躺了一会儿，感觉好多了。上班时忍不住发了一句牢骚，被主管听到了，下班时开会，她阴阳怪气地说有些员工多干一点活也不乐意，还说她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天天加班，没有加班费，也从不抱怨，有份工作就得感恩。她这不是在PUA我吗？”

侄女在微信上对我疯狂输出她的不满和愤怒，我都插不上话。这次我不想惯着她，谁的工作容易啊，我年轻时在私企工作，没有保险、工资低还天天加班，当然也没有加班费，而且全年就春节休息那几天。哎，想起来就一把辛酸泪，侄女的工作比我那时强多了。

我刚想现身说法，跟侄女说说自己的“想当年”，让她别盲目辞职，现在找工作不容易，不能只吐槽单位不好，也要低头看看自己的实力，自己的能力提高了，才有机会寻找更好的工作。我这话刚编辑到一半，侄女又发来一条消息说：“我都懒得和我爸妈说，我一开口跟他们说我工作上的事，他们便指责我各种不好，还说他们年轻时如何吃苦能干，又说我在家就懒，领导批评我肯定是有原因的，现在我啥话也不跟他们说了。”

好险呀！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刚才那段话若是发出去，侄女肯定也跟我“绝交”。我忙重新编辑“文案”：“理解，我当年也是天天加班累死，干得够够的。”侄女见我这么说，好像找到了知己，又说她要辞职，准备去南方打拼。我知道一个成年人很难劝动另一个成年人，既然侄女已经决定了，我再劝也没用，于是顺着她说：“可以，树挪死人挪活，趁年轻可以出去打拼一下。”

本以为侄女会跟我说啥时候辞职，谁知她却反转了：“现在不能辞职，得干满一年，否则去别的单位应聘受影响。”我见侄女暂缓辞职，便附和道：“对，先熬着，干够一年再说。”侄女又说：“要不是看这里管吃管住，伙食好，住宿条件也不错，工资按时开，还给交五险一金的份上，我早撂挑子了。”

我没劝侄女一句，她自己把自己劝好了。后来，侄女仍经常找我吐槽单位的烦心事，辞职的话说了十多次，但干了一年半还没辞职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侄女啥道理都懂，根本不需要过来人指点，她只是想为烦闷找个出口，她需要家人的共情，我提供情绪价值即可。

快递来的“秋天”

□马星雨

闺蜜翻看手机日历，提醒我：“你奶奶又快给你寄柿子和红薯了。”果不其然，我很快就收到了奶奶寄来的快件，有柿子饼、土豆和红薯做的蛋黄酥，还有桂花糕，这些都是奶奶自己做的。奶奶知道我爱吃甜食，又比较挑食，便变着法儿给我做。为了跟上“潮流”，她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，跟美食博主学着做。

柿子是奶奶上山摘的，红薯是自家地里种的，桂花树是院子里栽的，都是就地取材，奶奶用尽心思把它们做出花样来。什么节气收获什么庄稼、果蔬，奶奶总要做成美食给我寄来，让我尝尝鲜。

当然了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闺蜜们会和我一同分享奶奶的劳动成果。她们都说奶奶做的食物好吃，夸奶奶是位美食家，时间一久，她们都摸透了奶奶给我邮寄美食的规律，经常上网搜索二十四节气和一年中的大小节日，然后静等奶奶的美食，竟然每次都被她们算对了。

不过，只能说她们算对了食材，至于成品，她们经常猜不对。比如，她们猜中了奶奶会寄红薯、柿子，却没猜中奶奶做了柿子饼和红薯蛋黄酥。虽然年年秋天奶奶都给我寄柿子和红薯，但每次做法都不同，我开快件就像开盲盒，只有打开了才知道里面的“惊喜”。

大学毕业时，我原计划到广州工作，奶奶舍不得我走得太远，但也不会强迫我留在本地。于是，和家人商量后，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先在本省工作一段时间，等有了一定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后，再去南方闯荡。

这段时间，我和闺蜜结伴在外工作，一起租房子住，奶奶的美食远程投喂也从没停止过。奶奶说，孩子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想飞就飞吧，但飞累了，记得家里有个温暖的窝。

奶奶给我投喂熟玉米、花生、苹果、梨子、栗子，还给我寄过螃蟹和烤鸭，只要家里有啥好吃的，奶奶就一定会留出一部分快递给我。我告诉奶奶，不用老给我寄吃的，现在超市和饭店这么多，想吃啥都能买到。奶奶说，那不一样，外面的食物没有家的味道。

奶奶把整个秋天都快递给了我，让我的味蕾记住了家乡味道，日后不管我走多远，舌尖都记得故乡，记得故乡的四季，记得故乡的每一个节气，记得家乡的亲人，更记得有个最疼爱我的奶奶。

这世间，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。奶奶对我的牵挂从不言表，她把一切关爱都做成美食快递给我，浅尝一口，舌尖的香甜就暖入心底，奶奶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我听懂了她深藏在食物里的所有语言。

